

大桌山房的黄花梨

文/叶兆言

盛世玩收藏,五个字里很多意味。盛世自然不用解释,爱怎么想怎么想,一个玩字,五花八门千奇百怪。

我对玩收藏一向不当回事,常有人跟我卖弄,去哪淘到什么宝贝,哪朝哪代,北京潘家园捡了个漏,南京朝天宫得了个宝,仿佛真赶上买彩票必中的盛世,到处遇上好东西。

天下哪有那么多好事,碰上这种人就笑,我有个叫高欢的哥们,收藏丰富,拥有的好东西之多,与那些三脚猫相比,仿佛拳王泰森站在拳击场上,看一个三岁孩子挥着棉手套,天真地要跟自己叫板。

都说现今的黄花梨按重量卖钱,和民间的俗人一样,我总忍不住要用银子来衡量事物。说老实话,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叫黄花梨。

有一次在外地玩,到场诸位都有头有脸,突然谈起了收藏,又议

论附近的古玩市场,说某家有好玩意,很多人过来淘宝捡漏。于是酒足饭饱随大流赶过去,走进一家神秘店面,溜到布帘后头,拿出了一样样小东西,其中有张小凳子,造型古朴,都说是黄花梨,就听见热热闹闹一番叫好,夸夸其谈绝对是真,一说真似乎就假不了。当场砍价,喊得高,砍得也狠。瞄一眼赶快往外走,心想这么个玩意,请回去也只能搁个花瓶,不值得一惊一乍。

高欢有张黄花梨大桌子,得十几个人才能搬得动,如果要按重量算钱,我算不过来。桌面是整张的,厚度一只手量不了。有多长不好说,就说那个宽吧,一个大男人趴上去正好。那根本不是张桌子,是东北人家的火炕,给人的感觉就是,十多张老板桌并排放,可以坐下来召开大型会议。

始终想不明白,明朝人弄这么一张大桌子干什么。这大家伙完全邪门歪道,不符合常理。晚明人弄

小品,他生未卜今生休,尊崇唐宋八大家古文,写点小文章,有张普通的写字桌足矣。唐伯虎画美女,文徵明写行书,八大人山人苦苦吟诗,都不可能想到天下还会有这样的玩意。

反正故宫是见不到这样的大桌子,皇帝他老人家肯定不会喜欢,它更像《金瓶梅》里的物件,是小说家写出来蒙人的,现实生活中竟然真有,你不能不目瞪口呆。艺术高于生活,还是生活高于艺术,不好说。高欢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说起这大桌子也有些不明不白,它肯定是明朝的,从海外用船运过来。

高欢为大黄花梨桌子盖了大房子,又索性造一个庄园,取名为大桌山房。还把几十年的收藏转移过来,据说当年搬家,光好东西足足装了六卡车。■

安然面对平凡

文/黄毓璞

那张泛黄的照片上,几位女性很有风度,明显有着一一种“民国范儿”。一眼认出坐中间的那位是母亲,只因我是她儿子;换个外人,会难以识别。生活里的母亲比之照片中人,显见沧桑了。面对照片,父亲说起过母亲当年穿着旗袍,臂弯挎着小包,坐上黄包车,前往剧院听京戏的一类情景,自有岁月改写一切的感慨,我在如同聆听岁月老歌间也分明品味出那骨子里包含着对母亲的几分歉疚。

父亲娶母亲系续弦,比母亲要长过二十大几,其时我家移居小镇也已三十多年,年届古稀的父亲无力营生,生计一度靠母亲去老家务农,两地分居的家庭格局,给母亲带来的负荷自是沉重。未能逆转,年近半百而幼年缠过足的母亲,硬是极力撑持,磨练出刨地、施肥、挑水、推磨、养猪、砍柴、纺纱织布、缝衣纳鞋无所不能的身手。从当年看戏需坐黄包车到能推满载的独轮车,完成这一“转型”,靠的当然就是比一般劳苦大众更多一些的坚持和努力。

我在小镇读书,母亲在故乡“坚持和努力”的具体情境不能尽然知晓。特别提及“推独轮车”,只缘于此记忆尤为深刻。

收获的季节,不定哪天,小镇家院后门外长长的巷子里,会传来吱吱呀呀的车轮声,知道是母亲给我们送赖以生存的粮食来了。迎出来卸车的当儿,母亲必有一小袋花生、蚕豆一类的小食递到我手里,在那样拮据的家庭里,这无疑算得上“特供”。后来读到陈毅说淮海之捷是靠农民的小车推出来的那番话时想过,我们的生存,一度也就是靠母亲一次次用小车在通往小镇的长途上推出来的了。

读初中时的一个假期回乡下,大概是白天随母亲下地有点疲劳,抑或根本没疲劳,只是“不知愁滋味”的少年人好入眠,躺倒外屋那小床上很快就进入梦乡。一觉醒来,就听到阵阵单调而柔和的“喻

喻嚶嚶”声:一盏如豆的油灯下,坐在纺车前的母亲,把巨大的身影投落在黯淡的墙壁上。她老人家微低着头,右手摇动着纺车的摇把,左手三指捏着那细长的棉条,从低处转动着的锭针处,慢慢地拉开来,拉开来,手臂一直向后斜斜地舒展开去,直至伸直;随着右手将摇把反向转动,长长的棉线就快速地卷上了套在锭针上的纱管。这反复的动作,酷似在舞台上看过的相关表演。觉到眼角发酸而泪水盈眶,是清楚地见到母亲几次打瞌睡,几次以手击打前额的情形。白天已然过度疲累的母亲,一定太需要睡上一觉了。邻里乡亲说过,没见过你妈停过一刻,也没见她睡过一个整觉。面对“夜以继日”这个词语,通常会想到那些辛辛苦苦的劳工、孜孜矻矻的学者;然而,只是回到自身经历的那一刻,回到纺车前的母亲那里,我对这一词语,才有了那么刻骨铭心、牵动肺腑的理解。

至今,对那“吱吱呀呀”、“喻嚶嚶”的音响依然敏感,它会把我牵向遥远,去重新丈量母亲走过的辛酸之路。

母亲是安然面对平凡的人,要说有什么特别,那就是特别珍惜人生的美好相遇,特别依恋人际和煦的暖意。依稀记得,早年不得不辞退女佣宝贝儿时,母亲与之执手相向,如同亲人离别,好一阵流泪,好一阵嘱咐叮咛。记得很清的就像个故事了:解放前夕,在新四军履职的堂兄荣宝,几次潜入过小镇,每次都隐居我家“膳堂后”(堂屋隔板后的小房)。母亲让我把饭菜给荣宝哥送去时,碗里每每会加上两个我们已不易吃到的荷包蛋。刚解放那阵,忽一日家里来了位军人,告知荣宝在淮海之役中牺牲了。哽咽间递上手里的一个小篮,说黄参谋临终前两天委托他,有机会帮他来看望一下二大大、二大妈。父母看着提篮半晌说不出话,母亲的泪水一滴一滴掉落在篮里鸡蛋上的那一刻,我感到母亲伤痛的热泪,分

明拌和了其寂寞生命对于被惦念的一份感动。这样说时,是想到安分的母亲常会表露出对于得以慰藉、受到顾惜异常的敏感和渴盼。

老实至于朴讷,安分至于拘谨的母亲,其寡言少语,其兢兢业业,很大程度上包含了“阶级教育”的结果,虽说百姓那里自有戥有秤,在故乡的民间,乡亲们土改时固然没有难为过她,后来的日子,其坚苦、友善,更是赢得乡亲普遍怀抱敬意。然而,在刚性的理论面前,谁也无法让母亲自外于派定的社会位置。比如那些年,一月一度的“五类人”集中训话的例规中,母亲无由不应制受训——韧毅的她带上“原罪”意识在生活的负重中略无怨言,而其柔弱的生命,却未能待到那份属人的起码要求和微弱呼唤可然实现的而今,便早早离去。

有件小事难以忘怀,正因其差不多回应了那个“微弱的呼唤”。其时,正值三年灾害,我刚分配到一所乡村初中教书。为母亲请了假到儿子处小住。没想到,到达的第三天,学校教职工就有了一次会餐,从不在食堂吃饭的校长也破例参加了。谁也不问“今夕何夕”,可又似乎究属怎么回事谁都心知肚明。同事们的心照不宣,校长不言所为何来。我后来把这顿饭局存在的“主题不明”称之为美丽的缺陷,盖因在那个日子里,为一个出身不好的教师的母亲“接风”,怎么说也不是一件无须顾忌而可以宣扬的事。彼时母亲问过身边的我:“今天学校有什么事吗?”当时回说没什么事。记不起后来是否如实相告了。若是没有要懊悔不尽。她不会想到或者竟然“非分”想过,这礼遇跟她有什么干系,真该对她喊上一句:“妈呀,就是为你的到来呢!”须知,对于自卑自贱的母亲来说,这该是一次多有分量的厚待、一份多么温暖的心灵慰藉。■



陶罐旁的女孩
摄/汤一民

童年的暖色

文/桑云梅

忆起那时日,华盖如伞的大槐树底下,小小的我手持一把长竹竿,因为着急又使力额头沁汗,终于,竿头的钩子轻轻地勾落簇簇雪白的槐花。安坐于矮竹椅的奶奶注视着我,眼角含笑,和风中银发轻轻拂散……

槐花,是那一抹童年的暖色。乡村四五月间,清晨,在清香中醒来——槐花儿终于盛开了!脆绿和白色的相间色彩把老槐树装扮得风姿绰约!笑得咧开嘴儿的花苞,花瓣儿雪白雪白的,簇簇地重叠垂悬着,像一串串白色风铃垂挂于枝头,推搡着,拥挤着,吵嚷着,好似看不尽这人间烟火。瞧那花儿上还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儿,小心摘下一朵,把周围的小花冠都去掉,只剩下中间一个白色的小棍棍状的东西,倒过来,吮吸根部,带着朝露的丝丝香甜啊!那些酝酿了一冬的锐气,抽出一穗穗鼓鼓囊囊的花苞,撑着小肚子,等待绽放。待春日暖阳淋漓地洒落于老房的院前屋后,为老槐树披上新浅渐深的金色。斑驳的树影,倚着粗糙的灰墙,老房子周遭弥漫着槐花素雅的淡淡清香,沁人心脾。槐花之香是独特的,这香味儿就像是喝了口凉茶,缕缕淡淡的清甜滋润心田,让人感觉浑身舒畅。有诗云:“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去处,浮香一路到天涯。”

那树树白花是舒缓的吟唱。此时,小村庄便整个氤氲在淡淡的花香里。若是风大些,一些花朵吹落在地,给树阴铺上一层香喷喷的白色地毯,我们轻快地踩上去,在上面跳舞、嬉戏、打闹,连鞋

子也变得香香的。奶奶的召唤定会悠悠响起,“丫头,风大啊,快回来披件衣裳!”不管我在村子哪个旮旯角落,都会飘散至身旁。

春雨总让人难以捉摸。第二天一早推窗一瞧,老槐树洗尽尘土,只见叶片更绿,花色更白。花朵沾染着雨露,更显白皙透亮。此时,必然会听到奶奶长长短短的呼唤声“丫头……给你爷爷采几朵泡茶喝!”爷爷一早捧上我亲手采摘鲜嫩清爽的槐花茶,先是抿上一小口,尔后笑呵呵地说:“不错不错,丫头真是大了。”

最快乐地莫过于打槐花了。爷爷找来一根细长的竹竿,绑上钩子。小伙伴们拎着竹竿去勾槐花,底下的拿着竹篮箩筐等着,捡拾自天上掉落的花串。我们这些农家孩子自有一份自然不羁,不顾爷爷奶奶的喝斥,拿起篮筐里的槐花就往嘴里塞,品尝这份新鲜天然的香甜。

最爱吃的是槐花糕,只见奶奶把槐花用清水淘干净,加进一些干面粉,拌匀后切成块放进灶台的蒸笼。还有槐花菜,看奶奶把槐花在水里过一遍,菜油一炒,倒进碟子里,就像一盘碎玉。还有烙槐花饼、槐花鸡蛋汤,这些都是只有槐花时令才有的额外加菜啊!

每年,槐花盛开时节我都带家人赶回老家。爷爷奶奶还守着老屋,陪着那棵老槐树。看着小女儿在老槐树下玩乐着,仿佛看到绵长岁月那个小小的我,这美便定格成为了永恒。■